

序幕

The Black Dahlia——黑色大丽花。

美国历史上一起臭名昭著的悬案。

说真的，他对这个案件并不了解，所有的记忆，只是源自那部印象并不深刻的电影。他所记得的，几乎只剩下海报上那诡异的笑。一群主演的半身像在后面，前面则是黑色大丽花那美得令人目眩的侧脸。黑发，雪白的肌肤，还有那顺着红唇滑落的，鲜红的血痕……

本是多么纯洁而美丽的少女啊！

他看着她，一如往常般俯下身，轻轻地亲吻着她的双唇。

没有人能理解那种痛，就像心被掏空了一样，明明不想哭，但是等到回过神来，早已经泪流满面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虽然它早已不再颤抖，可即便再怎么紧握，到头来，也还是空无一物，什么都抓不住……

他圈住她的肩膀，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
为什么，你这么不听话？如果你肯，明明可以一直这样，一直做我的宝贝。可为什么，你要打破这一切，摧毁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幸福呢？

他想要留住怀里这最后一丝的温暖，可即便是这样，那温度还是很快就会被风吹冷。她的眼神正在一点一点地下沉，身体最终变成了一副毫无生机的空壳。

他把她放在地上，冰冷的手指，最后一次拂过她的脸颊。再见了，我的公主。或者，永远都不会再见。

不再迟疑，手起刀落。冰冷的刀刃就这样划开她雪白紧实的肌肤，时间，仿似一瞬间戛然而止。

紧接着，他好像听到了一声心跳。那么幼小，又那么顽强。每一

击，都像是在控诉着他的无情。

泪水再一次滑落脸颊，伴着她的鲜血，绽放成一朵娇艳的玫瑰。宛如他与她之间的爱情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荆棘。

第1章 血色红唇

秋日午后的阳光，浓烈，但并不刺眼。

夏岚仰着头，望着天空。

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场，却表现得异常失败。

其实，为了这一天，她已经做了很久的准备。

她从小就喜欢看刑侦题材的书籍和影视剧，毕生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犯罪现场勘查员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受害者沉冤昭雪。

可现实就是那么的残酷。即便她已经学了这么多年，也看了这么多年，可第一次见到“活生生”的尸体却还是吐了，而且，吐得一塌糊涂。若不是师兄及时将她拉了出来，她甚至可能直接吐在案发现场。

师兄小王把她搀扶到了小区花园，一边拍着她的背，一边笑道：“没事的，一开始都是这样的，多看几次就好了。”

她擦擦嘴，感激地笑笑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

“其实也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案子确实是血腥了一些，第一次勘查现场就看到开膛破肚，能受得了才奇怪。”

是啊，今天原本不该她来出现场的，毕竟她还不够资格。

可偏偏同组的另一个人刚好请了假，这案子情节又比较严重，上面非常重视，生怕人手不够。所以，她这个“菜鸟”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过来。

“我，我好多了，谢谢师兄。”

“真的没事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，实在受不了也可以不用回去的。”

言下之意，他一个人也是可以应付的。

“没关系的！”她摆摆手，示意自己可以，“我能行的，真的没事了！”

“嗯，那就不用你管玄关的部分了，去别的房间勘查吧。”

玄关，就是女尸所在的地方。

小王这个人，虽然矮矮胖胖的，看似比较粗心，但对待后辈，却也有着小小的温柔。

夏岚感激地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仪容，跟着他朝着楼门口走去。

再一次回到案发现场时，法医已经赶到了，正蹲在玄关的尸体旁，做初步的检查。

法医戴着口罩，穿着件蓝色的工作服，脚上套着鞋套，头发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夏岚看不清她的脸，但那苗条的背影却显示出了她的性别。

夏岚隐约觉得，她的年纪应该不会太大，因为她旁边的工具箱上竟然绑着一条黄色的丝质小方巾，原本冰冷的气氛也柔和了一些。

其实，被害人的血早就干了，而且凶手也做了细致的清理，所以现场并没有太多的血迹。

那是个年轻女性，从一些现场摆放的生活照片看，她长得很美，是大部分男人心目中的那种女神级的人物。可现在，她却赤身躺在地上，从胸部往下，一直到下阴的部分，都被人残忍地划开了。由于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，身体也慢慢出现了尸斑，伤口处的肉，白花花地翻着。

这种情景实在是太恐怖了！

夏岚皱了皱眉，尽量躲着尸体，绕进了里屋，却听到小王师兄与那法医在打着招呼。

“苏姐好，咱们有日子没见了吧？”

“最好别见，有我在，准没好事。”那声音带着点小性感，虽然在调侃，但语气又异常的认真。

“怎么，带了个新人？”

“是啊，小孩子第一次出现场，有点儿不适应。”

“不碍的，多见几次自然就习惯了。”

夏岚不再分心，朝着厕所的方向走去。既然帮不上太多忙，那就从最角落看看有什么线索吧。

“怎么，你要负责厕所？”

“是啊，师兄你忙别的吧，厕所我承包了！”

“呵呵，”他被她逗笑了，“行，那我去卧室。”

死者名叫刘曦茜，今年22岁，生前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平面模特。也难怪夏岚看到她放在房间里的照片时，觉得有些眼熟，说不定，自己就曾经光顾过她拍广告的网店，买过她拍照时穿的同款衣服。

不过，以模特来说，刘曦茜也算是朴素了。打开厕所的柜子，刘曦茜的护肤品竟然少得可怜。夏岚心想，哪像自己，光是擦脸用的爽肤水、润肤霜就有一大堆，更别说还有那些瓶瓶罐罐的面膜和精华液。

而比起护肤品，刘曦茜的化妆品则更少了，只有两支简简单单的口红，一支红色，一支淡粉色。今天，她擦得就是大红色。苍白的脸颊，火红的嘴唇，如果不看那令人反胃的尸身，也算是个性感尤物了。只可惜红颜薄命，她生得美丽，死得却令人触目惊心。

储物柜收拾得相当整洁，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。夏岚拿起梳子，小心翼翼地取了几根头发包好，贴上标签，以便拿回去做进一步的检测。然后转过身，准备开始检查马桶。

马桶盖和马桶圈向上掀着，夏岚瞅了一眼，微微皱了皱眉。掏出棉签，在上面擦拭了几下收起来。

垃圾筐很干净，似乎刚被人清理过，里面只有两张卷成团的手纸，还有一些碎发，她也将这些一一收进密封袋里包好。

洗手池的水槽和地漏也全都打开，将里面的毛发收了起来。

全都整理完，夏岚直起腰，又环视了一遍，生怕有什么遗漏。

毕竟是第一次出现场，她不想出什么纰漏，给大家带来麻烦。

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掌声。

他的个子很高，目测至少一米八，而且比例极好，两条长腿在西装

裤的包裹下，显得笔直而结实。并不是所有男人都适合穿长款西装的，而他却刚好属于那种可以驾驭的类型。

深灰色呢子西装，剪裁得相当得体，显得他本不算魁梧的肩膀异常的挺拔。黑色的衬衣，腹部看不到任何多余的赘肉。一双擦得闪亮的皮鞋，更是给他的整体形象加了分。

至于他的样貌……坦白说，夏岚根本没看清。因为，此刻他正用一条大红色的围巾围住了脸，将自己眼睛以下的部分包了个严严实实。

他的名字，叫陆博垣。

他是上级针对此次的案件专门派来的技术顾问。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职位等级又是如何，但是，一把年纪的分局局长亲自跟在他的身边，说起话来也是毕恭毕敬的。仅凭这种架势，就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不服。

除了苏珊以外。

苏珊就是刚刚负责验尸的那名美女法医。

她的声音美，长得更美。

此时她已经脱下了口罩和头套，站在大门口和陆博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
她看起来年纪不大，也就二十六七岁，但是听小王说，其实她今年已经三十岁了。一头暗红色的波浪卷发，在阳光下显得既柔和又富有魅力。妆容看起来也很精致，为本就美丽的脸庞增色不少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问话的是苏珊。

陆博垣从红围巾后露出一双眼睛，看着地上的女尸，淡淡道：“上个月。”

“回来也不打电话？咱们好聚一聚，顺便带你到处逛逛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“你都不好奇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吗？”

“有一种东西叫 Google。”

苏珊当场气结。

陆博垣迈开长腿，从女尸旁边跨过，“少了什么没有？”

两个人似乎很默契，苏珊刚刚还是一副心情不佳的样子，此刻却严肃地回答道：“目测没有少什么，器官都在，虽然有些错位，不过……我回去进一步解剖后才能告诉你。”

他蹙眉，“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严谨了？”

“不严谨不行啊，”她微微一笑，“我可不想被你说出什么来。”

他没穿工作服，也没穿鞋套，就这样走了进来，看似毫无目的地满屋子乱转。

“怎么样啊，陆博士，您有什么见解？”局长笑得很热情，夏岚看了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。

他没说话，顺手拿起一副手套，也不戴，而是垫在手上，时不时地打开一些柜子或者抽屉，看上几眼再关上。

红围巾背后的那双眼睛，神秘而明亮。

那一刻，夏岚有点想笑。因为这条围巾和他的整体形象实在是太不搭了！

陆博垣到处看了看，最后来到了厕所的门口。

夏岚站在那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只得背着背包，站在那里朝他行“注目礼”。

他看了她一眼，没有任何的表情。

“厕所是你负责勘查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第一次出现场？”

语气中倒是没有什么不礼貌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听他这么说，她莫名觉得有些火大。

“很好，”说完也不等她回答，他又径自道，“厕所是最能看出问题的地方，你看出什么了？”

呃……这是在测试她的能力吗？

好啊，谁怕谁！

她微微仰起头，从容不迫道：“已经收集了一些毛发，垃圾桶里的纸张也都整理好了，有待回去进一步化验。总体来说，我认为死者并不是一个人住，至少，她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。”

“哦？”她的话令红围巾后的眼睛第一次有了表情，“何以见得？”

夏岚听出他语气里的赞许，心情也好了一些，嘴角微微扬起。她伸出手，指了指马桶，“一般女性独居的话，是不会把马桶圈抬起来的，只有男人才会这么做。我进来时，那马桶圈就是抬起来的。”

“可是，也不见得吧，”一旁的局长忍不住搭话道，“万一她就习惯把马桶圈抬上来呢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夏岚摇头，又弯下腰，用手指了指坐便器的边缘，那里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尿渍。

“就算是个人习惯，也不可能有哪个女人会尿到这里的，这些尿渍已经留了很长时间，而且面积很大，还特别分散，说明是长期遗留造成的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那局长也认真地看了看，这才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可你又怎么知道一定是性伴侣呢？说不定，是她的父亲或者兄弟。”

“不，我很肯定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个推断，只是不晓得成立不成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夏岚的表情也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，如果她的推断是真的，那么，这件事就太可怕了。

“我觉得，女死者应该是怀孕了，或者说是怀过孕。”

是的，怀过——因为她并不能推断出她有没有去堕胎。

“什么？你说她怀孕了！”

局长禁不住大叫起来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这起案件的性质就更恶劣了！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谋杀，对于单身独居女子的恐怖开膛。可要是对方不仅仅是个独居的女子，还是一位准妈妈的话，那……

“苏法医，苏法医！”

局长大声叫着，希望苏珊能给自己一个解释。

“不用叫了。”陆博垣终于将那围着鼻子的红围巾拉了下来，他的脸比想象中更加的俊朗。眼神深邃，鼻梁高挺，一张薄唇，唇角微微上扬，桀骜中又透着股令人毋庸置疑的自信。

此时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夏岚，眼神中似乎也蒙上了一层笑意。

接着，他用那极富磁性的嗓音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你说对了，刘曦茜确实怀孕了，而且，凶手剖开了她的肚子，拿走了她肚子里的胎儿。”

“你们说什么！”

局长大人的脸瞬间就白了，下意识地转头朝玄关的位置看了看，他极力忍住一阵恶寒，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当场吐出来。

陆博垣看着她，“你是怎么推断出死者怀孕的？”

“大概是女人的直觉吧。”夏岚耸耸肩。是啊，能猜到真的可以说是运气。

“死者是个模特，平时有很多机会接触各种化妆品和护肤品。她年轻漂亮，很注意仪表，应该也有很多追求者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没有不喜欢打扮的，何况她还是个模特。”

“继续。”

“但是我注意到，她的化妆品很少，只有两支口红，护肤品用的也都是无刺激的。而且，我注意到死者在房间里摆放了很多照片，每一张都很美，化的妆有浓艳的，有淡雅的，但是都很精致，她绝不可能只有这么少的化妆品。她死的时候是短发，而且是素颜，因此也进一步说明

了，她可能已经怀孕了。”

“很好，”局长点点头，转而看向陆博垣，“那陆博士又是如何得知死者没有堕胎，而是正在怀孕中的呢？”

奇怪了，刚刚明明是和他一起进的门，虽然他知道陆博垣和苏法医是旧相识，但他们刚才对话时，自己一直就在旁边啊，并没有听到苏法医吐露过死者是孕妇，胎儿被剖走的这件事啊！事实上，恐怕连苏法医也只是推测，还没有得到证实。那陆博垣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
“很简单，”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伸出双手，做出一个展示的手势，“玄关、卧室、厕所、厨房……到处都是死者有伴侣而且正在怀孕的证据。”

这回轮到夏岚皱眉了，他这么说，未免有些太自大了吧！

见他们不信，他虽然不屑，但还是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：“既然在厕所，那就先说这里，刚刚这位……”

他看着夏岚，沉默不语。

夏岚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叫夏岚。”

“夏小姐，”他继续，“你说的很对，给出的证据也还算充足，不过除了坐便器上的尿渍以外，还有另一点可以证明死者是有固定伴侣的，那就是……”

他突然向前一步，伸手向着夏岚的脸颊探过来。

她下意识地往后一退，整个人贴在了洗手池上。

但是，他却并没有将手放在她的脸上，而是一错身，将手伸向她背后洗手池上方的梳洗台，从上面取下一个装牙刷的塑料筒。

那筒上有几个圆孔，其中一个原本是插着死者所用的牙刷的，但是刚刚已经被夏岚收走，以便用于DNA检测。

“你刚才从这里收走的，是几支牙刷？”

“一支。”她很肯定地回答道。

陆博垣笑了，有些清冷，但却很好看。

“只有一支牙刷，何必要特意买一个装牙刷的筒？这个凶手很细心，

他已经尽量将自己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都清除了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根本检测不到他任何的指纹，至于脚印，我刚刚在玄关看了，死者家里有好几双男士拖鞋，款式和尺寸都是一样的，不过很可能都是客用的，他真正穿过的那双，恐怕已经拿走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凶手就是死者的伴侣？”

“很有可能，不然他不用费力把自己的毛巾、牙刷、剃须刀这些东西统统拿走，当然……”他微微一笑，眼神朝着外面瞟了瞟，“他还拿走了最能给他定罪的物证，或者说是人证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没错，他拿走了他的孩子。”

夏岚觉得周身一阵发冷，她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有多变态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！但陆博垣的话确实很有道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又何必非要剖尸取子呢？

他拿走了能证明自己在这里出现过的一切，却没办法拿走留在刘曦茜肚子里的孩子——那是他曾经和刘曦茜有过关系的最好证明。

她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既然相爱过，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明明连孩子都有了。

可说不定，这孩子就是这场悲剧最根本的导火索。

也许，他们并不能像一般的情侣那样结婚，共度下半生。不是她戴着有色眼镜看人，像刘曦茜这样的年轻女模特，又有几个是本本分分的？能赶上个官二代或者富二代已经算是幸运了，说不定，男方根本就是有家室的人。

“说不定，她早就把孩子打掉了，所以他才一时气愤……”怀着一丝侥幸心理，她忍不住说道。

“不可能！”他斩钉截铁地打断她，“我在厨房发现了几盒猫罐头，储物柜里还有半袋没用完的猫砂。”

猫？奇怪了，她自己明明也有养猫啊！可是怎么却没有察觉到这里

有养过猫的痕迹呢？

不过这么一说，她刚刚确实好像见到了女死者抱着一只美短拍的照片。

见她一脸的茫然，陆博垣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“死者应该是很喜欢猫，她买的猫罐头都是名牌，价格并不便宜，猫砂也还留着，说明她并没有把猫送人的意思。但是这里却没有猫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那就是，她为了安心养胎，把自己的爱猫暂时送到了别处寄养。”

可是，这里连一根猫毛都没有，你又是怎么发现这里有猫的！

像是听到了她心中的疑问，局长替她问道：“陆博士又是怎么知道这家养了猫的呢？”

“那就更简单了。”他又一次将围巾拉到了嘴上，盖住了鼻子，幽幽道，“我对猫毛过敏。”

第2章 特案小组

陆博垣的话很快便得到了证实，警方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刘曦茜寄养在朋友家的那只猫。而且，也正式确认了刘曦茜已经怀孕的这个事实。

——那个答应暂时帮她养一年猫的朋友叫 Candy，也是个模特。两个人经常一起开工，关系算不上很铁，只是偶尔一起吃个饭或是逛逛街。

“曦茜没什么朋友，她怀孕这件事，没几个人知道！”Candy 哭得梨花带雨，但很明显，她的害怕多过伤心，毕竟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认识的人身上，想想都觉得恐怖。“我不知道她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虽然有时候会帮她带猫，可我就去过她家两次，这两次都没见过有男人。”

“那她怀孕以后，心情怎么样？我是说，你觉得，她是开心还是焦虑？”

问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警官，他身材魁梧，长得也棱角分明，穿着警服，更显得英俊帅气。Candy 虽然在哭，但眼神却时不时往他的脸上瞟。

“应该是开心的，刚查出来的那段日子，她整天都在念叨，说要是生个儿子就好了。”

“儿子……”小警官完全不理睬她的挤眉弄眼，若有所思道，“她不喜欢女儿吗？”

“我也说生个女儿好，她这么漂亮，不生女儿浪费啊！可她说生了儿子，才能母凭子贵。”

母凭子贵？这个词用得多么讽刺，也多能说明一切啊！

“没错，就是‘母凭子贵’！”陆博垣在写字板上画了一个圈，将

这四个字圈住，然后回过头看着大家，“刘曦茜一个普普通通的模特，月收入并不算太高，但是她居住的圣亚花园，每个月的房租就要四千多，再加上日常开销，绝对不是她能负担起的。所以这也变相证明，她并不是一个人住。”

苏珊轻蔑地笑了笑，忍不住道：“其实啊，到底是一直住一起还是人家只是偶尔过来跟她睡一觉，这还不好说呢！”

夏岚看着苏珊，真的很难想象像她这样的美人，嘴里说出的话却是这么粗糙……当然，更令夏岚想不到的是，自己不过是第一次出现场，竟然莫名其妙地会被陆博垣看中，此时此刻，竟然可以和他平起平坐，在一起讨论案件。

在座的除了夏岚、陆博垣与苏珊之外，还有另外三个人。

这三个人都是男的，一个是刚刚汇报过情况的聂程涛，他是在立案后，负责讯问情况的警官之一。今年24岁，和夏岚同龄，也是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。小伙子人长得精神，体格也不错，一看就是个运动健将。

另一个与他截然相反的，正坐在会议桌一角，用笔记本不知在弄着什么的眼镜男叫车瑞。他的皮肤偏白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有点自然卷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是个典型的宅男形象。

“哈喽！你说你姓车？”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苏珊笑嘻嘻地问道，“这个姓可不多见啊！”

他也不在意，一进屋，就开始折腾着他的笔记本，“嗯，我是朝鲜族。”

“哎哟！车瑞！这名字不错！”苏珊摆出一副花痴大姐姐调戏小男生的架势，“车瑞……Cherry，不如以后，我就叫你小樱桃好了！”

此话一出，一片沉默。

夏岚仿佛已经看到车瑞的头上出现了好几个气结的符号，可他却偏偏没有发作，仍旧不动声色地捣鼓着他的电脑，然后在他终于插好一大

堆线，坐下以后，突然抛出一句话来。

“苏珊——大妈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绝对有爆发力。

好不容易忍住笑的大家，更是被憋得几乎内伤。除了陆博垣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很不好。其中，尤以苏珊最为严重。不过，她还是有涵养地忍住了，没有当场爆发。

最后一个人，是个叫徐子峰的中年大叔，听说是个退伍老兵，他个子不高，一脸的正气。举手投足间有股军人特有的质朴和谦逊，而且笑起来非常的诚恳。所以这三个人之中，夏岚觉得，他给人的感觉最亲切，就像个和蔼的长辈，非常靠得住。

而他们这六个人，之所以会凑在一起，听说是为了这次的“孕妇剖尸取子案”而特别成立的办案小组。陆博垣是组长，其余的人都是他亲自挑选的。

“我觉得，除了女死者在傍大款之外，她想借由孩子，尤其是儿子来逼对方结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。”

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徐子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陆博垣点点头，显然对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也表示认同。“确实，她虽然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她交往的对象，但是从她身边朋友、同事那里得到的情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她十分爱那个男人，并且希望可以和他结婚。”

“想结婚，可是又结不成……”苏珊自言自语，“果然，这事儿有蹊跷啊！”

“蹊跷？”夏岚蹙眉问道。

“不是小三，就是生活不检点，孩子他爹都不信她，所以根本没打算和她结婚！”

见苏珊越说越激动，陆博垣用手敲了敲桌子。

“现在说说死因吧。”

陈述句，仿似他早就知道了一样，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变化。

苏珊似乎早就习惯了他这种态度，也不生气，拿出事先写好的报告复印件，分给在座的其他人。

“她是被人在睡梦中用靠垫捂住鼻子，窒息而死的，我在她的鼻腔里发现了一些纤维，正好和她沙发上的一个粉色靠垫相符，照片也已经附在报告里了。另外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夜里一点到两点之间。”

“所以言下之意，她是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然后被人捂死的？”徐子峰好奇地问道，“可尸体所在的地方，不是玄关吗？这么说，她是死了以后才被人移尸到外面的？”

“应该是这样没错。”这次轮到夏岚发言了，毕竟她接触了第一手资料，而且勘查现场本来就是她的职责，“我们没有在地上发现拖拽的痕迹，她应该是死了以后再被人抱过去的，至于为什么要将尸体挪到玄关的位置，我个人分析，和室内的装潢有关。”

“哦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因为沙发所在的客厅，还有卧室，铺的都是地毯，厕所和厨房的面积也不是很大，应该不太方便凶手进行剖尸，所以只有玄关符合要求——地砖，且空间充足……不过，虽然他对现场进行了清理，但渗透到地下的血他却没有办法，所以今天早上，当楼下的邻居起床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从楼上渗下来的血，所以报了警。”

是的，类似的事情，她也曾经遇到过。楼上装修渗水，流到了她家的天花板上，弄得墙体湿了一片，最后交涉了好几次，楼上才同意帮她修补，重新粉刷了墙壁。

现在想想，她还算幸运了，起码流到她墙上的是水，不是人血……唉，真替死者楼下那户邻居感到难过。

听了他们的话，一直坐在电脑后面的车瑞终于抬起头，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，“死者被捂住的时候，没有反抗吗？”

这话显然是问苏珊的，不过他没有刻意叫苏珊大妈，因此，她也没

有生气。

“Nothing。”她耸耸肩，回答道，“指甲很干净，身上也没有任何扭打或者防卫过的痕迹，死者当时应该睡得很熟。”

“嗯，大门也查了，没有强行进入或者撬锁的痕迹。”夏岚补充道。

“最后，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。”苏珊停顿了一下，环视着在座的几位男士，“死者目前已经怀孕四个月了，没有遭受性侵犯。”

这话说完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了。没有撬锁，说明凶手有钥匙。死者躺在沙发上，睡得很熟，而且案发时间是夜里一两点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是在等人回来。至于没有性侵犯，很显然，根本就不需要。

所有的证据，都只能说明一件事，那就是，这个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死者的同居人！

就在众人陷入沉默，正想着要从哪里入手的时候，车瑞却突然举起了手。

“查到了！”他扭过头，示意大家看大屏幕。

“这是我针对死者过去两年所做的调查，她的微博、朋友圈都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平时只是喜欢发一些自拍图，邮箱里的邮件也多是些工作上的邀约以及合同。不过她的手机却意外的干净，我觉得她应该有删除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的习惯。”

“OK，那你究竟查到了什么？”聂程涛的性子比较急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

“这是个没有隐私的年代，很多人喜欢删除记录，因为怕别人发现自己的隐私，觉得这样没有安全感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可以去电话局或者营业厅查询？”

“不用那么麻烦。”不等车瑞开口，一旁的陆博垣替他说道，“就算手机删除了，可是云端也会有记录。”

“答对了！”车瑞微笑，又轻轻敲了一个按键，屏幕上突然就出现